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## 第八十七回 少師謀國訪魔僧 孀姊知君斥逆弟

大凡為三軍之司命，不獨才且智也，其要在靜與忍。忍者，養氣之道；靜者，治心之法。能靜者必能忍，能忍者亦必能靜，事雖殊則理則一。如項羽欲烹太公，漢王笑曰：「幸分我一杯羹！」司馬懿堅守不戰，武侯遺以巾幗，恬然而受之，所謂忍也；撼泰山易，撼岳家軍難，所謂靜也。景僉都為海內英才，馬太守亦淮南傑士，當兵下皖江之日，其逆料軍機，適與道衍針鋒相對，勝負正未可定；乃厲志被殺，僕固義受辱而返，誤為道衍所激，忿然而攻之，竟墮其術中。夫靜與動為對待，忍與躁為相反。躁則氣不過，利害當前而不知；動則心不一，吉凶在左右而恒不能察。《兵法》云「兵忿者敗」，此理之所必然者。雖然，亦有數焉。所謂數者，天也，非人也。呂軍師在荊州，伐楚山之木以治戰艦，原為下江南之計，不慮漢中之縋其後，到慮漢口之扼其前，與鄱陽湖之師出其肘腋，要待期會一至，則約僉都揚兵於江上，以餌守皖之兵與鄱陽之師，然後從上流而下，則彼漢口勢孤，不能當抵，全局搖動。乃萬全之策，必勝之道也。今僉都債敗，安慶固於金湯；而漢口、鄱湖兩重門戶，莫如泰岱。呂軍師懸軍荊州，勢不能飛越南下，反落在道衍佈局之內，非天之所以助燕也哉？不必再論。且說姚少師大勝之後，賞勞了將士，遣發戰船仍回鄱陽操演，自己即返南都。燕世子出郭相迎，一面具表告捷，一面於正殿大開筵宴，會集百官，與少師把盞。道衍誇說用奇制勝，意氣傲睨，旁無一人，百官皆踟躕稱贊不迭。道衍又乘興啟上世子道：「有一新羅國異僧，其道術通神達聖，名曰『金剛禪』，是活羅漢臨凡，為臣八拜之師。向曾期臣會於天台石樑之上，只因國家多故，未及踐約。今者江北諸賊，不敢正眼窺覷，乘此餘暇，臣當前去請來擒取妖婦，削平濟南，以報我皇上並殿下知遇之恩！」世子舉手稱謝。宴罷之後，又具表章預為奏聞。

道衍乃擇日辭朝，世子延入內殿，緩言致囑道：「國師請得聖僧，逕詣北闕請旨平寇；國師宜仍返南都，秉持軍事，毋辜本宮懸望。」道衍隨應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世子即令內臣抬出黃金一千、白金五千、綵帛百端、藍五十疋、七佛紫金毗戶帽一頂，上嵌珍寶七顆，千佛鵝黃袈裟一件，上綴明珠二十四粒，又敕羽林軍三百，沿途護送，並陸路鑾輿一乘，水路御舟一隻，為國師應用。道衍啟辭道：「臣係方外，臣師尤係方外，這些金銀、玉帛，總用不著。至羽林軍鑾輿，乃上用之物，尤非僧家所宜。唯毗盧袈裟，承殿下為臣製造，並水路御舟，臣謹拜受！」向世子稽首。世子離席答禮，隨道：「國師從不虛言，孤不敢強。但途中供給護送，是少不得的。」隨命內臣取鵝黃綉綾四幅，各寫四個大字：

一庫給金錢；一倉支米粟；一官弁供役；一驛營巡護。

寫畢，令裝裱在四面蟠龍赤金牌上，大排鑾駕，親送出城。

至皇華亭，手奉三玉爵於道衍曰：「願國師速回，本宮全賴維持也。」道衍曰：「不須殿下再囑。」飲畢，也獻三爵於世子，然後拜別。百官設祖帳者，連延三十餘里。至晚，歌於公館。

明日登程，一路風光，不消說得。

到了丹陽，御舟及從船早已備著，少師就登舟，升炮開行。

地方官員都在河干跪送。其威勢尊嚴，比著天子出巡，也差方不多。將次吳門，右布政司遠迎請安，道衍因是方伯，准其一見。有頃，送上程儀五千金。道衍除日費之外，概行辭絕，唯有這項全收。這卻不是貪財，他原是蘇州籍貫，有個親姊姊家貧孀居，道衍自幼喪了雙親，在姊姊身邊撫養長大，鞠育之恩，與親母一般。自從富貴之後，並未通問，到此忽然念及漂母一飯，淮陰尚報千金，何況我姊？竟欲將此五千金報答他，還算良心不昧處。

到了姑蘇城下，遂吩咐登岸。那伺候的是八座大轎，旌旄、斧鉞等項執事，光輝閃爍，盛不可言。道衍先把文武官員遣發去了，然後乘輿而行，其姊住在相城裡陋巷之內，先有吳縣典史去報知了。姊姊大怒，閉門不納。從人再三通意，亦並無答應。道衍沈吟一會，「我姊姊貧戶，未常見此威嚴，反驚恐了他。」即令回轎，擬於次日易下舊衲敝笠，微行而來。

按下這邊。卻說他姊姊有個兒子，不解其母之意，婉言問道：「舅舅若再來，母親許他見否？」其母應道：「不及黃泉，決不相見！」其子問是為何，其母道：「孩兒有所不知。他從燕王謀反，罪惡滔天！我雖小家，也知忠義，怎肯認他為弟？」

其子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據孩兒愚見，莫若明目張膽，當面責以大義，使閭裡共見共聞，卻不更好？」其母道：「我昨日惱極，想不到此。我料逆獸還不知竅，決然再來。這鄰里中，有幾位讀書的老人家，汝先去說知就裡，約他們不期而集，當了正人的面，唾罵他一場！」其子忻然自去。

俄聽得有人敲門，其母令婢問時，說是個和尚，帶著個小沙彌來認親，其子也正回來，在門外迎著，隨請入小堂，施禮坐定。尚未開言，只見有三、四個白鬚老者推進門來。道衍問：「是何人？」其子應道：「總是老親，舅父不妨同坐。」道衍方欲問姓名時，其姊姊已在屏門後步出。但見：

頭裹著碎花綾一片，手扶的方竹杖一根。眉有壽毫三寸，短短絲垂鶴髮，臉分壽癩數點，深深紋蹙雞皮。身穿比丘尼布服，多猜栗殼染就；腰繫阿羅漢布裙，將疑荷葉裁成。生在蓬茆，偏識儒門禮義；老來疏食，常看佛氏經文。人生七十古來稀，此媼八旬今代少。

道衍一見姊姊鐵面霜風，向前下拜，外甥在旁答禮，四位老翁亦皆向上四揖，請母上坐，然後分賓主坐下。其子各手奉粗茶一杯。其母問：「道衍汝大貴人，還來見我怎麼？」道衍欠身答道：「弟弟雖位列三公，隨身止有一鉢，今得藩司送白金五千，特為姊姊稱壽，聊表孝心。向因國事煩冗，疏失音問，求姊姊原諒！」其姊勃然而言道：「這都是江南百姓的脂膏，克剝來的，怎拿來送我？」道衍亟接口道：「不是他的私獻，原奉太子令旨在庫中取的。朝廷尚有養老之禮，何況做兄弟的送與姊姊？」其姊又厲聲道：「你說的那個朝廷？我只知道建文皇帝，卻不知又有個怎麼永樂！伯夷、叔齊恥食周粟，我雖不敢自比古之賢人，也怎肯受此污穢之金錢？列位諸親長聽者，道衍那廝，老身從六歲上撫養他起來，送與先生讀書的束脩，還是我針黹上來的！夜間點盞孤燈，老身坐著辟繡，課他誦讀時，就與我炒鬧。到得長大，好學的賭博，輸得情極了，憤氣走在江湖上，跟隨個遊方僧落了發，流蕩到京中。正值太祖皇帝選取僧人為諸王子替身師，不知他怎樣鑽謀得了燕府，就該在本分上，做修行出世的事，乃敢結連個相士，哄著燕王說是真命天子，乘著建文皇帝年少登基，他就教唆燕王興兵造反，違逼京城。聖主不知去向，六宮化為灰燼，皇子、皇弟，盡遭屠戮，而又族滅忠臣數千家。夫人、小姐，囚辱教坊，守節自盡者，不知多少！古人有云：『忠、義為天地之正氣。』朝廷以之立國，殘壞高皇帝之命脈者，說到這句，把手中杖指著道衍道：「是此賊也！我知道閻羅老子排下刀鋸鼎鑊，待汝這個逆賊！我乃清白老寡婦，安肯認逆賊為兄弟麼？」言訖，逕自進去。

道衍十分羞恚，面色如灰。其外甥起謝道：「家母年邁性拗，幸舅舅勿怪！」道衍不答，即立起身來要走。四位老者皆扶杖迎住。一老舉手道：「古來志公禪師，叫做『緇衣宰相』，是個虛銜，今少師實做緇衣相公，豈不強似他？」又一老得道：「鳩摩羅什與佛圖澄，皆為國師，行的是佛法，今少師行的是兵法，所以為奇。」又一叟道：「燕王是真命天子，方有真命的軍師。若說是篡逆，難道王莽，朱溫不算他皇帝不成？」第四個老翁道：「如今太子寬仁大度，我等老朽，不妨做他百姓。若是燕王，我等亦決不做他百姓，要到首陽山去走遭的！」道衍聽了這些冷言譏諷，方悟他設此一局。倒徐步下階，冷笑道：「這些愚夫、愚婦，那知道宰相肚內好撐船也！」出了大門，手也不恭，頭也不回，如飛走到舟中。沈思一會，又冷笑道：「倒是我沒見識，覺道十分掃興，再見不得人！」即連夜開船。

傳諭前途文武官員，概不許迎送供給，落得有此五千金為盤費，一路無話。

直到紹興府之新昌縣，僱了四頂竹橋，止帶三個從者、隨身行李，兩日就到天台，去尋石樑。此山高有一萬八千丈，周回八百

里，其石樑在山之西頂，勢若虹影之跨於天半。廣不盈尺，長七尺有奇，龍形龜背，上有莓苔斑剝，其滑莫可措足；下臨絕澗，瀑水春擊，聲若雷霆。過橋有方廣聖寺，為五百阿羅漢所居。道衍如何可度？徘徊了半日。正是：

咫尺洞天不可到，千秋福地亦空傳。

道衍向橋那邊盼望，隱隱有玉闕瓊樓，並不見有一人來往，廢然而返。又誠恐其師在別個勝處，遂欲遍遊桐柏九峰，及梁定光師一十八刹。

逍遙數日，在赤城東畔見一樵子，在一株大松樹面斲斷柘幹。時道衍捨輿徒步，聽得伐木之聲，舉頭一看，那株松樹高有五丈，大可合抱，因歎曰：「可惜棟樑之材，不為廟堂所用！」

樵子在松頂應聲曰：「可惜我這利斧，不曾斬得一佞臣頭！」道衍遽問：「佞臣為誰，汝可說與我！」樵子道：「汝不過遊方和尚，說與你無用。盤問他則甚？」從者喝道：「兀那樵子！休得胡說！這是國師姚少師爺爺！」樵子大喝道：「你就是姚廣孝麼？我正要砍你的禿顛！」遂把斧子向著頂門上擲下來。道衍亟躲，剛剛差得些須，吃了這一驚，如飛的走回。從者道：「耐耐樵子那廝，這等可惡！須送到天台縣去處死他！」道衍笑道：「汝等有所不知。這是建文的逃臣，東湖樵夫之類，不怕死的，又不知他名姓，睬他則甚！即使拿住了送官，豈不顯揚了他忠義的名目？何苦！何苦！」

道衍尋不著師父，倒遇了個要殺逆臣的樵夫，即於次日要起身了。又想著有個隱身岩，峰巒奇峭，是寒山、拾得二師坐禪之地，因問丘太守去訪他，二師隱身入於岩中，至今崖壁上，宛然留下聖像，為天台第一景致，不可不去遊玩，難道又遇著個樵子不成？仍舊帶了兩三從者，坐頂竹轎，迤邐而行。到一個岩坡平坦之處，道衍下輿小解，緩行數步，轉過山麓，有草屋數間在岩坳之內。松竹蕭疏，風景幽邃，可愛人也！有詩為證：

面面峰巒合，偏容野客巢。短牆臨澗曲，小屋落山坳。

鶴與梅妻伴，松和石丈交。人間有此境，我亦欲誅茆。

道衍信步之際，見個松顏鶴骨的人在石澗帝邊，將鋤來墾壁沙土。曲曲折折，引澗水通流，灌入菜畦。道衍自言道：「抱甕而灌者其拙，桔槔而引者太巧，此可謂得其自然之利！」那人便停了手，支著鋤兒問道：「師父，你通文達理的話，山村蠢夫，全不省得。」道衍笑道：「豈是你省得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教師父講解講解，方不虛了話中的妙意。」道衍笑道：「講來你也不省！然我既贊你，安可不使爾知道？」就把漢陰丈人抱個大翁取水來灌菜圃，子貢見了，說：「老父何不用桔槔為便？」

丈人答道：「人有機心，乃有機事。我深惡桔槔之用機也。」那桔槔是戽水的車兒，全用著機關運水的。你今墾沙為溝以引水，在乎巧拙之間，我所以說這兩句。」那人愕然道：「這樣的學問，除非當朝的姚少師，方才省得哩！」從者就賣弄道：「豈不是呢！」

那人忽舉鐵鋤道：「我猜你是姚廣孝。原來不錯，我正要鋤你這個逆禿！」一邊說，一邊當腦蓋鋤下來！道衍著急，掣身飛奔，那人從後追趕。一從者抽出輿桿來迎，恰好接住，「刮喇」一聲，早被鐵鋤打折，那竹子雖比不得木梢，一折兩段，還是連的，然已用不得力，打不得人了，也就挺身而走。輿夫向前勸住，抬乘空橋而回。道衍這番，以出自意外，隱身岩也游不成了，還只恐深山之內，有人來算計，遂連夜起程而去。正是：命在剎那，幸能逃一斧一鋤；禍生肘腋，怎禁當一鞭一杖？不知又遇何人？下回便見。